



良布齐柯夫著

偵察員

良布齐柯夫著

偵 察 員

李 佑 華 鮑 羣
白 祖 芸 張 鉄 弦 譯
張 頴 南 石 明 珠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偵 察 員

良布齐柯夫著

李佐華 鮑 羅 白祖莖
張鉄弦 張穎南 石明珠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北京東四頭象胡同四號

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書號：(469) 字數：56千

開本 31''×43'' $\frac{1}{32}$ 印張 $3\frac{1}{4}$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80000

定價(6)0.29元

ЕВГЕНИЙ РЯБЧИКОВ

СЛЕДОПЫТ

譯自《ОГОНЁК》 № № 42, 43, 44, 46, 1956г.

這是一組描寫蘇聯邊防軍人的英雄事蹟的詩寫。作者以簡潔的筆調，敘述了卡拉楚巴邊防軍人在祖國邊疆的戰鬥生活。這裡沒有任何虛構，也沒有浪漫主義的誇張，而是卡拉楚巴無數戰績中的幾個較突出的戰績的真實記錄。



二十年前

一册早被遗忘了的旧笔记本，一张年久发黄的照片会唤起人们强烈而鲜明的回忆。不久以前，我翻阅了一下自己的记者档案，找到一包二十年前的笔记本和照片，纸包上写着：

“尼基塔·卡拉楚巴。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。”

尼基塔·卡拉楚巴？……

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幅崇山峻岭的图画，二十年前，我就是从这些山旁驶往边境的。我彷彿大梦初醒，又听到高粱叶的沙沙声和边防哨所长嘶哑的嗓音了。

“这里就是边境，记者同志。来熟悉一下吧！”

乌沙诺夫跨出汽车，用一只胳膊沿着岗峦起伏的地

平綫那一帶使勁地划了一圈，指着一條激蕩着白色浪花的狹長的、碧綠的河流。

“看見那條小河沒有？一條天然的邊界綫。河那邊是外國。再看看這座磚砌的兩層樓房吧，正臨着河岸，那就是我們的邊防哨所。左右兩邊沿着小河和它的支流，是哨所的兩翼。瞧瞧河對岸吧，記者同志……”

那邊，河的對岸，也綿亙着寬廣的平原，那些崗巒緊密地屏障着平原的南方。崗巒前面的河岸上聳立着棕灰色的土牆和古城堡的尖塔。再遠些，城堡后面的崗巒上，出現了一座顏色斑斕的茅舍。

“這些茅舍很美观，不是嗎？”烏沙諾夫嘲弄地冷笑了一聲，問道。“噫！像舞台佈景一樣……只有一點同舞台佈景不一樣，就是從那里可以放槍，因為那是用灌木叢和茅舍給偽裝起來的鋼板、混凝土的永久性碉堡。瞧，這就是應該向您介紹的一切情況。”

汽車更向前駛去。道旁閃過了闊葉樹林、狹長的溪谷、風化的峭壁。在汽車的馬達聲中傳來了口令聲：

“停住！誰在開車？”

“加濟克^①。”前邊站着幾個端着步槍的戰士。

烏沙諾夫打開車門，步槍馬上就放下了。

“尼基塔·卡拉楚巴在哪里？”哨所長問。

① “加濟克”(Газик)是“國營加里寧汽車工廠”的縮寫，一種老式汽車的牌子。

“十點三十分教練員帶着他的軍犬到卡拉楚巴淺灘去了。”值班長看了看表，回答說。

“卡拉楚巴淺灘是什麼意思？”我問烏沙諾夫。

“這是一個地方的名稱，您懂嗎？邊防戰士們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稱呼這裡的山谷、叢林、甚至河流。例如，我們這裡有一個庫茲涅佐夫谷。您會問：為什麼取這樣的稱名呢？原來有這樣一段故事……

軍犬教練員青年戰士庫茲涅佐夫清晨在平原上發現了足跡，便立即進行追蹤。他整整追尋了一天一夜，終於到黎明的時候，在一個遙遠、偏僻的山谷里追上了敵人。那兒是光禿禿的陡岩、鵝卵石，谷底鋪滿了碎石塊——確實是個冷僻陰暗的地方……匪徒受到邊防戰士的突然襲擊，他心裡明白：跑不掉啦。但他沒有害怕，沒有喪失他的自制力。庫茲涅佐夫勇敢地走近去，堅決地命令他舉起雙手。匪徒順服地聽從命令，把手舉到腦後。但是他以閃電般的迅速動作從背後拔出了手槍，兩枝槍同時打响了，兩人面對面一齊倒在地上。軍犬在戰士身旁守護了三天三夜，直到邊防戰士們尋到牠的主人為止。

“戰士們為了紀念這件事，就把這個山谷叫作庫茲涅佐夫谷。”哨所長這樣結束了自己的故事。

“卡拉楚巴又是怎樣出名的呢？”我問。

烏沙諾夫快活地笑了笑。

“依我看，最好還是您親自跟軍犬教練員卡拉楚巴談

談吧。”他說。

司機嘿嘿地笑起來。

“無緣無故地笑什麼？”哨所長嚴厲地說。“只要記者同志好好請求他，卡拉楚巴同志會把一切情況都講出來的。”

“准备战斗”

中午，尼基塔·卡拉楚巴回到哨所來了。哨所的門口出現了一位个子不高、骨格粗大的戰士，他的一雙腿



卡拉楚巴與軍犬英古斯，攝於一九三五年。

像騎兵似的稍稍有點向內拐，身穿一件剪得短短的軍大衣，戴着一頂灰色軍用呢帽，身上系着一條塞滿了子彈的寬的帆布子彈帶。緊緊套在腳上的皮靴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，看起來有些發白。在他前面，一只很出色的、年輕的、像狼一樣的、體態勻稱而健壯的狼狗，跨着穩健的步子走着。狗一看見我——一個對牠陌生的人，

鼻子便發出呼呼的聲音，聳起了兩隻耳朵。

“自己人！英古斯（犬名），嘍！”邊防軍人拉住套着

狼狗的皮帶。“別害怕！”

他把飽經風霜、稍稍現出皺紋的面孔轉向了我，而且用極注意的、嚴峻的、彷彿要刺透內心的眼光探索地打量着我。

“走，英古斯！去休息吧！”卡拉楚巴把狗毛弄得蓬鬆鬆鬆，大踏步向犬籠走去。

“一個嚴格的人！……”和我一塊迎接卡拉楚巴的哨所值班員帶着明顯的驕傲，說道。“如果計算一下：今天他大約步行了三十公里光景。從他的靴子上可以看出來。難道您信得過嗎？他就像個機器人似的，不停地走呀走呀。”

我隨着尼基塔·卡拉楚巴走去，他猛一下轉過身來說：

“英古斯要休息。牠不習慣於拍照。”

“可我實在忍不住……很想給英古斯拍照……”

卡拉楚巴用軍大衣遮着狼狗，不讓我給牠拍照。拍照不成，於是我決定立刻和他談話。

“今天英古斯工作得怎樣？”我問尼基塔·卡拉楚巴。

“照常。”

“今天發生了什麼最有趣的事？”

“沒有什麼，一切照常。”

“您走了好多公里的路？”

“三十公里。”

“您今天值勤的時間很長吧？”

“二十小时。”

尼基塔的臉上露出受苦的表情。

“請告訴我，”我繼續問。“為什麼會用您的名字叫河灘呢？”

“這都怪這些好開玩笑的家伙！”卡拉楚巴把皮帶向哨所那邊揮了一下。“同他們在一塊呀，又叫你傷腦筋，又叫你依戀不舍。”

我跟随卡拉楚巴進了哨所長的辦公室。

“現在去休息吧，卡拉楚巴同志。”烏沙諾夫向軍犬教練員說。“夜里一点正的时候到边境上去。任务是这样的：”烏沙諾夫拉开遮盖着边区地圖的灰色布幔，在圖上画着下一次出發的路綫。“根据情报，他們打算今天晚上趁着迷雾把‘破坏分子’放过来。从一切情况來判断，‘破坏分子’將跑到鄰区去，但我們也得戒备。明白了嗎？”

哨所長講完了，微笑着說：

“今天你得到了額外負擔，客人要和你一道去。”

尼基塔·卡拉楚巴把我从脚到头打量了一番，然后引我上飯廳去。卡拉楚巴一声不响地吃罢飯，便起身回营房去了。坐在窗旁的七絃琴手恭敬地“立正”站着，表示对同志的特別尊重，战士们都停止了歌唱，揮着手，走出寢室。尼基塔·卡拉楚巴脫掉衣服，用簡捷而熟練的动作把褲子和軍用襯衫整整齐齐地摺好，放到凳子上，於是在吊床上躺下。

“休息！”他命令我。“一定得休息！”他立刻睡着了。

我躺在被窩里，但怎样也睡不着。激动我的想像的高明獵人就躺在我的旁边。我仔細地端詳着他那英俊的面龐。他有着淺色的頭髮，一副堅強的顎骨，塑造得很好的前額，在睡夢中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唇，發出輕微的鼾聲，像一個單純、可愛的農村青年。

營房值班員看出我沒有睡着，便在我身旁的吊床上坐下。

“您要給英古斯拍照嗎？”黑眉毛的戰士把報紙卷成一個尖底筒，把死纏着卡拉楚巴的蒼蠅從他臉上趕開。“這樣做完全對。只是您別想從尼基塔本人那里聽到什麼故事；他抱怨一陣，故事也就結束了。我負責編牆報，找着卡拉楚巴說：‘朋友，給牆報寫一篇稿吧，談一談自己的經驗。’他跟我說：‘還談不上經驗呢，以後有了經驗的時候再說吧。’總的來說，尼基塔是一個無論上哪兒都會受歡迎的小伙子，一個可以交往的同志，優良的工作人員。至於不愛說話，也難怪他，小伙子的生活是很困難的，一生經歷過許多痛苦：成了孤兒，無依無靠，後來就當了雇農……”

青蛙为什么呱呱地叫？

半夜一點鐘光景，我彷彿聽到哨所里發出了警報，

就翻身从吊床上跳起來。我喘息着、慌亂不安地穿上褲子，往腳上纏着包腳布。

“平靜些！平靜些！”我聽見卡拉楚巴的安詳的聲音。“沒有發警報，親愛的同志！是值班員叫醒我們，要我們去值班。快把靴子脫掉。唉！……”高明的獵人嘆了一口氣。“包腳布是這樣纏的嗎？你看！”卡拉楚巴脫掉靴子，坐到床沿上，敏捷地裹着包腳布。他檢查了我怎樣穿靴子，就把手掌插進我的腰帶里，叫我放鬆帶扣；接着又檢查我怎樣套上子彈盒和怎樣拿槍。

“戰鬥的成功是從營房里開始的，”卡拉楚巴忽然變得多了話。“鞋穿得不好，就會把腳踏得起泡。在我們這裡沒有一樁小事情。可能有人認為，出發以前，吃不吃東西是無關緊要的。但是在夜里會因此看不清楚東西。”

原來，當尼基塔·卡拉楚巴認為談話是必要和有益處的時候，他就會明白而淺顯地講解。他說：

“當人吃得飽飽的時候，血液就從腦子流向他的腸胃，因此眼力會減弱，眼力一減弱，在暗處就看不清楚。我們邊防軍人有一個規則：要想在夜間看得清楚，出發以前就別吃東西，別東想西想，別談話，也別望燈光。唉，現在別閒扯了！”

卡拉楚巴用手掌遮着眼睛，挡住煤油燈光，走出了營房。我和他一道很快就來到了哨所長的辦公室。卡拉楚巴命令戰士們站好隊后，便向烏沙諾夫報告：隊伍待

命出發到邊境去。

我們走出哨所，沿着一條穿過灌木叢隱約可辨的小徑，從平原走向崗巒地帶。英古斯在前面跑着，卡拉楚巴跟着牠走，然後是我，戰士們在我後面。眼睛逐漸習慣於黑暗，我已經分辨得出灌木叢和戰士們的側影了。河對岸那座城堡里，狗狺狺地吠着，風從土牆內送來了菜筍和垃圾的氣味。

路很難走，但最使人傷腦筋的却是另外一件事：如果在行進中時樹枝忽然咯吱一響，那一定是我的過錯；如果一塊石子被皮靴踢向一旁，或是碎石子發出沙沙的聲音，或是青草的窸窣聲，那一定是我幹的好事。我彷彿覺得，其他的戰士們不是在走，而是像影子一樣毫無聲息地掠過去。

每當有一點響動：沙沙聲、噼啪聲或是敲擊聲，卡拉楚巴就納悶地停住腳步，敏銳地諦聽着。邊防戰士默不作聲。“罵我一頓還要好受些！……”我想。

我為自己的不小心而感到難過。我幾乎屏住呼吸，努力踮着腳尖走，但仍然無濟於事：一會皮靴踢着了干枯的樹枝，一會從腳下飛起一只受驚的鳥，一會干樹枝撩着眼睛，一會腳底下插着圓坑或是草墩，我一絆就跌倒了。

才走完八公里我就感到沒有力氣了：心跳得又快又劇烈，兩腿發軟，胃抽緊了，彷彿有許多響亮的小銅錘在太陽穴上敲打著。卡拉楚巴還是那副不知疲倦地、輕

快地、平穩地走着。“他每天都这样走呀！”我不由得暗暗讚嘆。“不是一趟走五公里、十公里，而是二十公里、三十公里，甚至五十公里哪！”

卡拉楚巴有时停下來，不耐煩地等我歇一口气，然后又向前迈步，我前面又隱約出現了他那矮壯而平穩的身影。

英古斯在前面跑，有时停住嗅嗅空气，靜听一会。那时卡拉楚巴放慢脚步，也細听一会。

我們在平原和崗巒地帶繞了一个大圈，然后在濃霧中走近國境綫。还看不見河流，可是从灌木叢那边隱約傳來了河水的潺潺声。河水像冷鋼一般閃着光，現出了木桥的輪廓。英古斯站住，嗅嗅空气，發出輕微的鼻息声。青蛙在远处囁囁地叫。

卡拉楚巴諦听和細聽迷霧籠罩着的那一边，蛙的齐鳴打破了沉寂。他顯然被青蛙的交鳴吸引住了。他躺下，耳朵貼近石头。我学他的样也躺在地上。石头刺得我耳朵發痛，可是什么也沒有听出來。

“越境分子來了！……”卡拉楚巴喃喃地說。

“在哪里？”我激动起來。

躺在我身边的一位战士，把灼热的嘴唇貼着我的耳朵，用大衣蒙着我兩人的腦袋，低声說：

“倘若是野獸在跑，牠旁边的青蛙不叫。”我听见低語声。“青蛙只在牠的四周發出囁囁的叫声。可是人走的时候

候，情形便不一样了：青蛙听见有人走来，便不叫了，而人刚刚走过，青蛙马上又囁囁地叫起来。青蛙用鸣声伴送着行路的人。”

卡拉楚巴跳起来，跑进白茫茫的迷雾。青蛙不叫了，只听见波浪的哗哗声。浓厚、紧密的雾幕笼罩着边防战士们。英古斯焦躁不安了，卡拉楚巴贪婪地闻着空气，一面走一面察看四周湿漉漉的柳树枝，弯下身去在沾着露水的草丛里寻找什么。不久班长又躺在地上再度谛听着。他站起来，望望狗的眼睛，彷彿在和牠商量似的。他双眉紧锁，眼睛变得严峻而冷酷，神情紧张地思索着。卡拉楚巴采取了决定：突然改变了我们行进的方向。他牵着狼狗不走直路，却在岸上绕了一个巨大的弧形。英古斯竖起了耳朵，匆促地跑着，牠的样子显得忧虑和惊慌。牠有时停下脚步，往雾中望望。

我们沿着潮润的灌木丛曲曲折折地向前走，樹上大滴大滴的水珠落到我们的军大衣上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河边。狼狗嗅着石头，想往对岸奔去。卡拉楚巴不让英古斯游过河去，抓住牠，把牠抱到手上。英古斯从他手上跳下，用力抖掉毛上的水珠，严肃地望着卡拉楚巴。我从来没想到：狗的目光会那样聪明和富于表情。

稀薄、微弱的晨光给雾幕微微镀上银色。我们彷彿在云里行走。

卡拉楚巴悄悄地拨开黑色的灌木丛，走出雾幕，来



到草地上。高高的草叢一动不动。高明的獵人鑽進草叢中坐下。他從下面、側面向昏暗的草地望去。在佈滿露珠的草地上伸展着一條斷斷續續的奇怪的痕跡。

足跡！

追 踪

卡拉楚巴在草地上沿着隱沒在霧中的黑條紋跑去。他跪到一個足印跟前，一會又站起來，顯得兇狠而陰郁：明顯的馬蹄印不是從國境綫那邊伸展過來，而相反，是

向國境綫伸展過去的。

班長把軍帽推到后腦勺上，盤膝坐下。他的神情顯得憂慮而驚惶。馬怎么会到这里來呢？卡拉楚巴習慣地從口袋里掏出刻着公分的帶尺，敏捷地測量了凹痕。的確，是一個馬蹄印。無論是它的深度、形狀和凸尖的痕跡都告訴边防戰士，大約一小時以前有一匹馬在草地上跑過。可是英古斯不安地打着响鼻，拉扯着皮帶。卡拉楚巴撫摸一下軍犬，溫和地低聲向牠說什麼秘密話，命令牠向前跑去。我以為，我們會沿着明顯的足跡向邊境走去，因為足跡好像是通到那裏的。可是卡拉楚巴却往相反的方向跑。

他走了幾步，又俯身在另一個蹄印上。

“一匹多奇怪的馬呀！……”

卡拉楚巴猛一下直起身子，在他的干燥的嘴唇上掠過一絲狡黠的微笑。

“狡猾的家伙！”他喃喃地說，向新生的樹叢跑去。

不久，他被一棵普通的復蓋着青苔的橡樹吸引住了——沉重的馬蹄在樹上撞了一下。

“碰掉了馬掌，這很好哇！”卡拉楚巴走近橡樹，低聲向我說。

他仔細察看被踐踏的草叢，發現草被踩得很奇怪：馬的后腿立着不動，而牠的前蹄不安靜地踢着。卡拉楚巴把視線由草叢、樹根轉移到橡樹幹上。樹皮上隱隱現